

如

同大地上升起的云霓,如同早晨海面吹来的清风,文学能够潜移默化地净化社会的空气,提升国民的人文素养精神品格,使之远离齷齪、污秽和急功近利。

如何给天生丽质的海南岛注入意味深长的文化内涵,使之魅力倍增?生活在岛上并沐浴着灿烂阳光的文化人,特别是受恩于海南的作家们,都应当互相勉励,并且有所作为。



省作协主席孔见

天空呼唤云霓

——海南文学的现状和寄望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孔 见



省作协编写的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20 周年献礼书《云起天涯》

海南日报记者 张杰 摄

文学海军的组建

很长时期以来,国家的资源(包括人才资源、文化资源)都是按行政级别加以配置的。行政上的级别决定了海南建省前的文学,只能是一个地区的总量和水平,不能拿它去跟许多省市特别是一些文化大省作不对等的比较。这一时期的海南文学产生了吴之、朱逸辉、罗德贞、龙敏、云逢鹤、冯麟煌、李挺奋、陈剑晖、倪峻宇等有一定知名度与影响力的作家、诗人和评论家,为后来的发展铺垫了基础,积蓄了力量,培养了人才。

二十年前,在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呼声中,出现了十万人才过海峡的盛况,许多文化精英夹杂其间,他们当中有韩少功、叶蔚林、蒋子丹等许多全国知名的作家,后来还陆陆续续涌入了张志扬、耿占春、鲁萌等批评家。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作家学者,和本土成长起来的作家会师,犹如两条江河的汇流,壮大了海南作家的队伍,使海南岛上的文学气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。

二十年来跌宕起伏、峰回路转的历程,提供了一个十分宽阔的舞台,使生活在岛上的人们得以充分展开自己的人生,表达自己的勇气、智慧和真诚,以及人性中的光华与暗晦,从而演义了极其浪漫的传奇故事,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经验素材。海南岛上多元文化交汇的局面,也为作家们读解生活经验提供了交叉的视角。经过二十年的努力,海南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“文学海军”。这支“文学海军”当中的许多人,如韩少功、叶蔚林、多多、王小妮、耿占春、徐敬亚等,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其中,韩少功的小说,多多、王小妮的诗歌,耿占春的评论,都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流水准。

除此之外,还有许多人,如晓剑、崽崽、张品成、杜光辉、张浩文、李少君、伍立杨、单正平、黄宏地、郭潜力、杨沐、纪少飞、艾子、严敬、清秋子、符浩勇、胡彬、三三、蔡葩、董永翔、韩芍夷等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海南作家的作品赢得了鲁迅文学奖、华语传媒文学大奖、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、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全军文艺创作金星奖等诸多重大荣誉。有的作家的著作,还被译为法、英、意、荷、德、俄、日、韩、越、西班牙语等国语言在境外出版。作为海南省作家协会机关刊物的《天涯》,以其殷切的社会关怀和优雅的人文品质,在全国同类期刊中脱颖而出,获得了国内思想文化界广泛好评,成为目前最负盛名的人文期刊之一。

二十年后的今天,海南仍然还是一个人口小省,但已经不是一个文学小省,在中国的文学版图上,海南岛的植被已经泛起了青翠的波澜,并且有了一些值得流连的景观。

不平衡的文学生态

建省之后,海南迎来了经济大开发的浪潮,九十年代又是中国市场化进程急剧推进的阶段,人们都在重新寻找生存的根基与位置,很难静下心来探讨文学,更遑论静下心来写作。因此九十年代中期以前,海南文学产量不高,没有产生有影响的文学作品。海南文学的复兴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。经历了几度潮汐的作家们,终于能够坐到冷板凳上来把玩文字了。

作为“小政府,大社会”这一机构改革的产物,海南作家协会没有设立作为专业作家建制的文学院。包括主席、副主席,都是在从事行政和编辑工作之余进行创作。业余创作的最大特点是没有整块时间进行连续性的写作。在生计和工作之余挤出来的时间片段,只能零敲碎打地制作一些小件作品。因此,在好长一个时期内,海南文学以小件作品为主要产品。具体表现为诗歌、散文两种体裁的创作较为活跃。单正平在《海南当代散文史》中这样写道:“如果把省作为单位来比较全国的当代散文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海南是散文大省。……散文作者阵营,即使不是全国各省中最强的,也是最强的之一。”在散文园地,除了黄宏地、蔡旭、植展鹏、符兴全等资深的散文专业户,韩少功、蒋子丹、崽崽、严敬、杨沐等小说家也时常涉足散文,《山南水北》、《乡愁》更是值得反复咀嚼玩味的作品。近年来陆续出道的有王卓森、蔡葩、莫晓鸣、杨道、赵瑜、王少平、王妮等。王卓森对乡村风物人情富有诗意的描摹,蔡葩对民国生活和南洋文化的挖掘与动情抒写,莫晓鸣对城市生活细节和边缘人物的记叙,都给人带来美好的阅读感受。



部分海南作家在乡村采风

(周建国提供)

随笔是一种对文采和思想含量有着双重要求的文学体裁,九十年代中期以来,韩少功、孔见关于社会人生的哲理性思考,伍立杨对于民国时期人物事件的叙议,单正平对于当代生活饶有风趣的幽默随想,都构成了海南文学的一道明亮的景观。孔见、单正平、李少君和海南大学的耿占春、孙绍先、刘复生,都属于我省文学批评家的群体,耿占春的诗学研究,孙绍先的女性文学分析,刘复生关于主旋律文学的探讨,李少君对当代诗歌的评论,单正平对晚清民族主义文学的阐释,都在国内引起不同程度的关注。

也许是感染于海岛风物所蕴含的诗情画意,海南新诗的发展态势与散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《海南当代诗歌史》编撰者刘复生这样指出:“当代海南的新诗创作在全国的诗歌地图上占越来越重要的位置,尤其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新诗创作状况显示了与海南省的人口数量、地域面积不相称的成绩,并预示了更加激动人心的前景。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猜测,在中国诗歌下轮复兴的潮头到来之前,海南将是保存种子的重要省份之一。这种判断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。但海南诗歌的上升趋势是关注诗歌的人们明显可感的,而且,由于海南的健康的创作空气,我相信它在可见的将来将保持这一姿态。”这种判断是在充分分析作家作品和相关资料之后得出的,有相当的可信度。

除了那些早已功成名就的诗人,这些年来相继涌现有成就的诗人,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:海人、纪少飞、艾子、卢炜、纪少雄、李少君、黄葵、远岸、潘乙宁、白然、王凡、翟见前、邹旭、符力、陈亚冰。这个诗歌群落尽管各人风格不一,在国内还是被称为“海拔诗群”来介绍。他们的作品常见于全国各种不同的年度选本。今年,在省文联、省作协举办了海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诗歌大奖赛中,涌现出一批八十年代后的新秀,让人对海南诗歌未来充满信心。

也许是因为海南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存在转换的困难,小说创作一度是海南的弱项。韩少功、蒋子丹主持作协时期,曾采取多种措施,企图扭转这一局面。九十年代中后期,情况逐渐好转,出现了崽崽、张浩文、孔见、李少君、杜光辉、符浩勇、韩芍夷等以中短篇见长的作家,后来还有杨沐、严敬、夏景、李焕才、满国徽、林森等。尽管如此,海南小说的产量跟一些发达省份比较起来还是不够丰富。

长篇小说与本土经验的挖掘

尽管韩少功的《马桥词典》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性文本。尽管有了晓剑的《土命》,杜光辉的《西部车帮》、张品成的《赤色小子》、郭潜力的《海口干杯》、王庆辉的《钥匙》、胡彬的《车祸》、董永翔的《像上帝一样饶恕》、陆胜平的《疯狂的岁月》、梅国云的《若水》,长篇小说创作还不是海南文学的强项,本土题材的长篇小说更是乏善可陈。(下转 B5 版)